



這一種青苔.....

我讀短詩「旅人」 及馬旗君之詩評

羅海

「旅人」是林夏濃先生的詩作「印象5」其中之一。顧名思義，「印象5」的主題，都是一些「感覺」。文字也許不是表達這類題材的最好方式（我個人認為繪畫會是更好的選擇），但是對一個詩人而言，寫詩，該是「完全屬於自然的」。

作者在詩的前半段營造氣氛，以顯出後半段中的主題，並不是罕見的手法。「屋里的燈/ 暗了」，黑暗自四面八方湧過來，窗外是寂靜的夜。旅人對家的思念，在詩人筆下是「故舍的書聲/ 在心里/ 靜靜的/ 靜靜的/ 滋長」。用有形之物來形容無形的「感覺」，是「印象5」的一貫風格，「故舍的書聲」，是全詩的關鍵所在。它橫跨有形與無形兩種境界，重要性可想而知，可是如果沒有下一句「在心里」，則「書聲」是青苔，不能昇華，違背詩意。

「旅人」中並沒有晦澀難懂的字句，作者的用意也很明顯。譬如一連兩次的「靜靜」：第一個「靜靜的」是指旅人的心境，第二個則是形容「青苔」的「滋長」。一首詩的長度應該是由其內容決定，「旅人」給我個人的感覺是稍短了一點，作者在境界轉換之際似乎瀟灑了一線。而且本詩的節奏控制，打一句官腔：有待商榷。

林夏濃先生以稍慢的拍節開始這首詩：「窗上的夜/ 野路上也是/ 夜了」，從「夜了」被自成一段可以察覺出作者有意控制節奏的。然而「星星湧現」，快了起來，「月睜着惺忪的眼」。這一句，再打一句官腔，頗具爭論性。這個句子所造的意象，我覺得是失敗的，不過這不是要點，要點是「睜」字，給人一種

靜止的感覺。作者在這里失去了節奏的控制，俗稱「死火」。「屋里的燈/ 暗了」，重蹈開始的節奏，然後是轉入另一個境界：「在心里/ 靜靜的/ 靜靜的/ 滋長」。不難發現作者企圖造成「淡出」，不過「滋長」這一詞難有「消失」的效果，所以我認為應該再加一個「滋」，和「長」。

「旅人」的節奏是相當混亂的，忽快忽慢的拍子，不該是作者的本意。

就「印象5」的詩篇而言，個人認為「失戀」的技巧超越了其他四首詩。

「一首詩予人的感受，因人而異。」羅胡先生的這一番話意思就是說，讀詩賞詩，是很個人的事，不必要求別人「認同」。換言之，「甲之砒霜，乙之良藥」也。馬旗先生之認為「旅人」完全失敗，「完全不求取內在的邏輯聯繫」(?)、「完全支離破碎」，自然有他的根據。我們看不出全詩那一部份在尋求突出主題，或以意象營造「旅人」這一主題。「看不出」，誰也不能勉強。

可是馬旗先生是不是真的「看」到了這首「旅人」的「真面目」呢？.....

.....我們是有見過「星星閃爍着惺忪的眼」這類的詩句，但對「夜睜着惺忪的眼」就莫名其妙了！因「夜」這東西是無邊無際的，其頭部不知在那裡，那又如何睜着兩粒要睡覺的眼珠子呢？這真是不倫不類的「詩歌形象」了！.....

這一段文字給我們第一個疑惑是：「我們」是誰們？馬旗先生用了多次的「我們」！*第二就是，馬旗先生對「星星閃爍着惺忪的眼」不

會感到「莫名其妙」(客串猴先生一下，抓抓字風：應是莫名其妙)，那麼是不是說，星星有頭部呢？

以上這兩個問題，馬旗先生還可一笑置之，不過第三個問題，則是脫出「文藝批評」的範圍了。

我手上的「星韻」，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初版，如果沒有記錯，面世時還風光了一陣。編選林武聰先生証實這是唯一的版本，所以馬旗先生「偶閱」的，也應該是這一版的「星韻」。翻開此書第卅六頁：

星星湧現
月睜着惺忪的眼

是「月」，而不是「夜」睜着惺忪的眼。雖然只是一個字的差別，可是「容易引發聯想」。馬旗先生在「夜」字上做了一篇文章，當然是看到了「夜」字。我希望「作為一個忠於藝術，忠於人生的詩歌鑑賞者」，馬旗先生能負起文責，作一個解釋，也希望林夏濃先生能向讀者澄清一下，馬旗先生是不是擺了烏龍，才寫出一段「不倫不類」的文字。

馬旗先生認為「旅人」是另一首詩「演化」而來，也拿出了證據。不過他只指出「旅人」是「一首詩」，而沒有針對「移花接木」這種做法發表意見，未免「美中不足」。「抄襲」是要不得的，「演化」呢？

個人認為，以林夏濃先生的文字功力，是完全不必去「演化」別人的詩的。如果有人用「我打江南走過」來開始他的詩，我佩服他的勇氣，但是不會欣賞他的做法。

人世間

- 「煙火」副刊第四十四期刊出馬旗君的一篇詩評：略評短詩「旅人」，本期我們則發表羅海君針對上述詩評而作的一篇文章。我們也歡迎其他讀者就事論事，就詩論詩，提出意見，共同探討這首詩的得失。當然，我們也希望可以得到所須要的解釋與澄清。
- 本期的「好詩共賞」選刊非馬的詩「電視」。非馬原名馬為義，核子工程師，台灣「笠」詩社知名詩人，著有詩集「在風城」。本詩及陳千武的評賞，兩者得自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的海外文藝「非馬集」頁六十六至六十八。
- 上期的「煙火」副刊裏，「出版消息」一欄中，「青嶺小站5」等字印出時只見「玩小 5」二字，實是製版時字樣掉落所致，特此補正。(羅胡)

出版消息 蕉風月刊

「蕉風月刊」四二〇期出版了。本期推出北馬寫作人前川專輯，刊登六篇前川的最新創作，小黑對前川的側寫以及式平對前川小說的評論。本期的國外稿件有陳慧輝寄自台北的論述、黃潤寄自加拿大的散文、宋密歐、鄭寄自印尼的散文及詩談、潘山寄自新加坡的詩和邁克寄自香港的散文。本地作品有應倫的專欄、蘇振華的影話、方昂、鍾可斯和何細的詩。唐多加、伊海安及碧雲的散文。「新筆篇」則有蔡雲、藍輝、廖微及江仕偉的作品。「蕉風月刊」訂價每本一元五角，訂閱十二期十五元或六期八元。訂戶請寫明中英文姓名、訂閱期數及英文地址，訂費用郵政匯票，收款人請註明 MALAYA PUBLISHING & PRINTING CO. SDN. BHD. 寄至 10, JALAN 217, 460 50 PETALING JAYA, SELANGOR.

電視

一個手指頭
輕輕便能關掉的
世界

却關不掉

逐漸暗淡的熒光幕上
一粒仇恨的火種
驟然引發熊熊的戰火
燒過越南
燒過中東
燒過每一張
焦灼的臉

非馬

好詩共賞

現代詩是思考的詩。因而我們看詩，必需據於詩的表現，抓住所思考的焦點，才能獲無上快樂的感受。若是抓不到詩焦點，便摸不着詩所表現的標的，看不懂究竟為什麼寫出這種詩的語言，想不透詩的意義性。.....

就這首「電視」來說，作者並非要表現電視的事象，而是藉電視所引起的自己的內心感受，表現了心靈作用的情況，且延及世界時局的一面，把小市民對時局的關心表現得十分迫切。

電視所演出的節目，節目的世界，是一個小手指頭輕輕按鈕，就能打開或關掉的，這一現實的事象並沒有特異的詩意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作者棄了電視節目，用手指頭按鈕把電視關掉，（却關不掉），而這一句關不掉的，不是指電視，是指熒光幕上映過的那一場面。那一場面的（世界）還深深地烙印在作者的心眼裏（關不掉）。從第一聯看到第二聯，第二聯只有這一行「却關不掉」四個字，本使讀者感到疑惑，但等到看完由於這一句話所引出的第三聯，那些時局的現實性的情景，便顯然了解此詩的原意，抓到詩的焦點，原來（却關不掉）這一行，是連繫前兩聯的現實性，而使讀者從現實渡過接觸心靈活動的橋樑，負有這麼重要的意義，所以只是平凡的四個字，才令人一看到意想不到的衝擊。

非馬的知性十分冷靜，有時冷靜得令人感到無情，他把電視關掉，使其節目在心眼重演時，好像未曾動過感情，而很客觀地表現了一幕殘酷的場面。他說「一粒仇恨的火種」，這一句暗喻包括了很多戰爭的因素，一針見血。讓這一火種延燒，燒過越南，燒過中東，最後「燒過每一張焦灼的臉」就是你、我、他的每一張焦灼的臉，誰也不敢說「每一張臉」不包括你、我的臉在內吧。

不論如何，這首「電視」詩，能使讀者深深地體驗到電視節目裏演過的戰爭的殘忍，同時發出與作者共鳴的無限同情心，是作者呈現詩的焦點，有其與人不同的巧妙手法所致。（陳千武：現代詩淺說）



海的女兒

雨軒

有一種低低的走調，可有可無地在耳際响起，我突然發覺，某些激蕩在心上流蕩着，不是現有的怨念，也不是暫時的狂熱，似是一種淋漓盡致的被理解、痛快，我喃喃地對自己說：「到了到了，穿過這個椰林就到了！」於是，我下意識地舉起了蹣跚的雙腿，不理逆風狂物的沖力，奔向那希望的線索。

啊，久違的南中國海，你還是老樣子！依然像是個發了瘋似的孩子，按捺不住心中的抑鬱，而一骨碌地發洩出來。一直以來，我都很欣賞你這種不通過語言來表達悲憤的發洩方式。

常常，我在想，大自然有雙很神奇的手，天天都在為我們人類換上一幅又一幅的畫。而今，我穿着一襲的乳白色，再纏着一條咖啡色的圍巾，這種協調美，若配上了海連天的景緻，陣陣海風搖曳着裙角，灑擊起的浪花上再添幾隻海鷗的翅膀，那該是一幅何等詩情畫意，何等扣人心弦的彩畫呀！可惜，這只不過是個短暫的畫框。

按緊着頭上的帽子，躲在沙灘上的我享受到了很遠很遠的，很廣很廣的空氣自由。

聽不出，海上捲起的浪濤里，在訴說着那一齣古老的故事？是不是那一個如訴如泣的愛情故事，我想知道，我真想知道。

說好不帶任何心情來看海的，却被那礁石驚天動地似濺起的水花，給喚醒了好遠好遠以前的夢。總以為，一旦見到了無垠的蔚藍海面，將會不帶自己志氣，不容自己行足回國地，就被那無形的靈蛇牽引到一個無底的深淵，讓藍色的海洋給溶化掉。但是，我却不能達到此種境界，尤其是在情感與孤家交際的時候。

掏取一把沙，然後從指縫間隨風灑落下來，一次又一次地。我喜歡看着它輕輕地灑落下來又與沙灘合在一起的感覺，這是一種歸屬感。但願，我瀟灑的心，也同樣慢慢地隨風灑落在另一邊的沙灘上。

一粒沙是世界的縮影，
一朵花是宇宙的凝形，
傾刻間——
將無極置於你的掌心。

可不是嗎？幾千千萬萬個世界都踩在我的腳下，區區一個生命，難道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？！

現實，其實並不完全是件壞事。品嘗孤寂與享受痛苦都是美感、幸福，因為，孤寂與痛苦全然只是一段塵緣，一份責任，也只是心靈成長的一種過程。

我在沙地上寫了五個字，那是關於我前途的。我知道，愛情，不可能是我永恆的信仰，所以，我已決定把過去在夢中埋藏樹木種下的那棵樹，給連根拔起，扔掉，或許，我是該抽取出它其中的一條鐵線，引以為鑒。而現在，也該是我重新播種另一粒種子的时候了。我要在我的夢田里種下一粒苗，且又能如期地為我展開一季豐碩的燭苗，但，我得付出很多的心血去栽培它。這粒種子的名字就叫着：美麗的未來。

海風仍吹拂着，輕輕地，柔柔地。

海水鹹鹹的，那是動人的血汗？還是情人眼淚的匯成？

神秘的海洋啊，你那濺起的浪花，不再叫我承受回憶的鞭撻了，因為，我是絕對不再會活在過去里。

我深愛着南中國海，不只因它是最雄渾的海洋，其實，最大的原故，乃是因為它讓我想起了好多、好多，也讓我懂得好多、好多.....

沿着岸邊，走向海的盡頭；
我不能離開海，因為，我是海神的女兒。